

# 行車靠左還是靠右？

小冰



## 柳絮紛飛

日本大街上的汽車和行人，到底是靠左還是靠右？有人說與內地一樣，靠右邊；另有些人說與香港一樣，靠左邊。

準確地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引進英國的交通法規，汽車行駛靠左，法規以法律的形式確立下來。而行人靠左還是靠右，卻沒有明確規定。現在所見的日本，汽車靠左行駛，乘車人從左邊上，司機座位安在右邊。而行人呢，靠右靠左視地區不同而不同。這對於遊客，特別是外國遊客，好像有點費心思。

曉夢一家住在東京，在她家裏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定居東京多年了，她成了個日本通。她說：「在關東地區，行人和站立扶手電梯靠左，好比如說東京；而在關西的大阪一帶，要靠右。」「跨區的地段怎麼辦？」我脫口問道，這是一個很實際的問題。「酌情處理。」她如此回應。

怎麼酌情呢？於是情況就成了這樣：在京都的地鐵、電車以及新幹線鐵路JR的扶手電梯上，多數人依然站在左邊；在連接大阪和奈良的線路上，多數人站在右邊。大阪人習慣靠右邊站立，據說原因有二：一是大阪一九七〇年舉辦世界博覽會，為了適應多數外國人靠右行走的習慣，推出一個規矩，搭乘扶手電梯的人靠右站立；二是歷史上武士們攜帶佩刀，佩刀通常置於身體的左側，以便右手拔刀，佩刀人靠右行走，能減少行走期間與路人擦撞惹紛爭。

老實說，方向不統一，當地人是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這些外來者迷惑。「不容易轉過彎來。」我說。曉夢對此解釋道：「不要緊，當地人很能隨遇而安，很習慣與外

國遊客保持一致，左左右右隨你，前面的人走哪邊，後面的人跟着走哪邊。之餘，不少過道上還印着腳印，以示方向，跟着腳印走就好。」這樣就好。

大千世界掃個描，汽車靠左行駛的國家或地區，大多是曾經的英殖民地，殖民地脫英之後，多數仍然維持靠左不變的習慣，只有少數國家為了淡化殖民色彩而改為靠右行，例如加拿大。日本不是英殖民國，只是引進英國交通法規，因此行車習慣與曾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一致，香港人在日本駕車很習慣。

一個地區的人走路，是快是慢也是一種習慣，就像成都人說深圳人走路快，深圳人不覺得；深圳人說香港人走路快，香港人也不覺得；香港人說東京人走路快，估計東京人也不覺得。東京人走路匆忙，連夾在他們中間的外國人，步伐也不自覺地隨之加快，走慢了好像就不好意思，就感到自己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

東京的交通複雜而暢通，車站像迷宮，如果不想走冤枉路，上車前認真閱讀指示是非常必要的。東京的巴士晚上開到很晚才收車，寫字樓的窗口似乎總是亮着燈，下班後的人們三三兩兩去酒吧喝一杯，直至凌晨回家是很平常的事，如果是周末，凌晨的末班車依舊人頭攢動。

日本人的清規戒律舉世聞名，連走路也有不成文的規矩，永遠沒有人一邊走路一邊吃，除非是外國人。即便一個簡單的小吃攤，旁邊也擺一張高腳桌子，讓你站在那裏吃完了才走。車怎麼開，路怎麼走，靠左邊還是靠右邊，事情雖小，卻關乎百姓每天的出行安全。據了解，按國家比例計算，行車靠右的國家，全世界佔百分之六十幾；按路程比例計算，行車靠右的道路，全世界佔百分之七十幾。



## 外交圈

剛剛過去的八月二十四日是個極其普通的日子，但於我則是一個難忘的日子。一九九二年，也就是二十七年前的一天，曾經相互對立的中國和韓國，結束了幾十年的隔絕，終於走到了一起，正式建立了外交關係。對於曾參與這項工作的我來說，這一天永遠深深留在我的記憶之中。

還記得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上午的情景，釣魚台芳菲苑的大廳，很早就被記者擠滿。一張長台放在大廳中央，上面鋪着綠色的絨氈，中韓兩國建交的文本並排擺放在台子中央。九時整，中國外長錢其琛和韓國外長李相玉並肩走到台子前面，代表兩國政府簽署建交協議，大廳裏響起熱烈掌聲。中國電視台和韓國電視台向世界轉播了這場活動的實況，贏得了各國人民的讚譽。

中韓兩國走到一起，從雙邊關係鬆動算起，經歷了近十年的時間。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中韓曾交過惡，造成其後的嚴重對立，長時間相互沒有來往，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

# 回首二十七年前

延靜

。儘管如此，但幾十年國際和地區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又促使雙方萌生了改善關係的願望，並做了一些試探。一九八三年，中國以北京申辦第十一屆亞運會為契機，調整在國際多邊活動中對韓國的做法，取得了圓滿成功，就是其中一例。這一舉措也為中韓雙方直接接觸，為改善關係而共同努力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我們忘不了韓國前總統盧泰愚，是他力主順應世界潮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盧泰愚借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亞太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在首爾召開之機，單獨會見與會的中國外長錢其琛，明確表示了韓國希望早日與中國建交的迫切願望，推動了中韓建交的進程。盧泰愚曾於中韓建交一個月後訪問了中國。

我們也不會忘記李相玉外長，是他一九九二年四月訪華，參加在北京舉行的亞太經社理事會年會，在與錢其琛外長的會談中，兩位外長達成一致協議，就進一步改善雙邊關係舉行大使級會談，實際上就是中韓建交談判的開始。

我們也不會忘記，韓國外交部大使權丙鉉

作為韓方代表多次來北京參與建交談判的情景。權丙鉉曾任韓國外交部亞洲局長，出任過韓國駐緬甸大使，是一位資深的外交官。他與中方代表在談判中雖有過唇槍舌劍，但他了解國際趨勢，能夠把握大局，經過三輪談判，終就韓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為唯一合法政府、與台灣斷絕「外交關係」達成協議。權丙鉉在出任韓國駐澳洲大使後，曾出任韓國駐中國大使，直到現在已年過八旬，仍為加強和發展中韓關係而忘我努力。

中韓建交非一方的行動。就中方而言，儘管有過複雜的歷史，但與一海之隔的韓國建交，是中國外交政策與時俱進的正確選擇。當年中國領導人十分關心中韓關係的改善，與韓國建交的有關檔案，無一不是經過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批准。中國與韓國建交的決定，也得到金日成主席的理解。

今年八月二十四日中韓建交紀念日之際，權丙鉉大使特從首爾發來資訊，向當年曾參加中韓建交談判的中方人員表示祝賀，他還祝賀即將來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周年紀念日。看來他也沒有忘記這一天。

# 由食辣史看城市化

何婕



## 自由談

近年來，隨著《舌尖上的中國》、《中餐廳》、《拜託了，冰箱》等多檔美食類節目的熱播，除了讓人們了解中國各地的美食生態之外，也通過那些「記憶中的味道」讓人們重拾對美食和美好生活的追求。

說到美食，現下風靡大半個中國的麻辣小龍蝦、烤魚、烤串、麻辣燙等等這些美味的菜餚，都離不開一個「辣」字。作為不怎麼吃辣，也不怎麼愛吃辣的沿海地區居民，我很好奇那些生活在以辣椒作為傳統調味佐料的地區的人們，他們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吃辣的？又為什麼會吃辣？

一本《中國食辣史》為我揭開了答案：首先辣椒只在庶民中傳播；然後經由商人階級，通過「江湖菜」傳播至全國；最後因其廉價的特性而在全國全面流行起來，最終成為中國的主流飲食口味。移民與族群研究學家曹雨，在查閱大量古籍文獻後作出此書，初讀時，只覺得有趣，深讀後才發現食辣史亦關乎文化、社會以及城市化的變遷過程。

俗語說：「湖南人不怕辣，貴州人辣不怕，四川人怕不辣。」在許多外國人，尤其是北美、西歐人的印象中，辣味是中餐的標誌味道之一，這一說法在熱播綜藝《中餐廳》中也得到了印證。

儘管中國人喜歡吃辣已成事實，但辣椒其實是在十六世紀下半葉才傳入中國的，至今也不過四百年的時間，並且在清康熙年間，《花鏡》、《廣群芳譜》都有記載過，辣椒在傳入中國的最初一百年間是作為觀賞植物存在的。

曹雨在書中直截了當地指出：在中國人最早吃辣的時代，辣椒只是平民百姓才吃的食物，貴族階級根本不屑於吃，而平民之所以吃辣椒，也是源於貧窮。古代農業生產水準落後，農產品產量低下，平民還要交租上稅，身上負擔很重，能溫飽已經很不容易了。所以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平民百姓一直都在溫飽線上掙扎。於是古代庶民的飲食就



▲辣椒的流行讓全國各地都颯起了食辣飲食風 作者供圖

▼曹雨著作《中國食辣史》 作者供圖



有了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飯，二是能下飯。而因為下飯的這個目的，辣椒就得以在平民的飲食中傳播。下飯的話大家都知道，一般用的是味道濃烈的鹹肉、鹹菜、醬菜等，而要製作這些「下飯」的食物，就需要大量的食鹽，但當時中國很多地方缺鹽，所以就需用酸味或者辣味來彌補了。

新中國成立後，我國人民逐漸解決了溫飽的問題，日子越過越好，但人們對辣椒的喜愛卻絲毫不減。原因是它本身就具備味覺衝擊的魅力，在舊社會的階級飲食文化結構被破壞後，它便以極快的速度，在吃辣的區域內，從農村向城市進行了擴散。再有就是近三十年來，中國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規模人口流動，打破了中國飲食原有的地域格局，至此，辣椒終於傳播到了全國。

此後，隨着「江湖菜」等川菜菜餚在商家包裝下的逐漸普及，辣椒在全國飲食文化中的地位開始堅固起來。同時，我也注意到，辣味零食流行的也是一大影響因素。

掩卷而思，不難發現食物的普及，最根本的原因其實是人口的大規模遷徙，也就是城市化。而城市化，改變的不僅僅是辣椒的命運和人們的口味，它還改變了整個飲食文化結構。

從地域劃分來說，傳統的地域格局已經被打破了，各地的地域口味已經沒有以前那麼明顯，現在的我們去一個新的城市，想要

吃到地道的當地美食已經成了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從階層來說，飲食方面的階級劃分已不再明顯；再從飲食結構來說，原有的以溫飽為主要目標的飲食文化，也逐漸向更多元化的消費演進，比如主食被淡化，而小吃、零食的消費比重增加了。

此外，城市化還帶來的另外一個飲食文化上的巨變：它創造了一種新的城市飲食文化。確切地說就是由外來居民進入城市以後，與城市中的其他居民一同創造出來的一種新的飲食文化，這種飲食來源於傳統的地域飲食，比如傳統的食材、烹飪手法或者是其中的某些調味，雖然做出來的菜色看起來與傳統飲食無甚差別，但它卻再也不是原來的某個味道了，它已經失去了原真性。

全球的城市化，一方面帶給了我們富足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它也致使我們失去了很多原有的文化傳承，比如那些美味的地方特色小吃，我們可能終其一生都體驗不到它最原真的味道了。看來，得到一些什麼，就必然要失去一些什麼，世間萬物皆逃不過這個定律。這是個遺憾，也是我們必須要去接受的事實，然而也恰恰是這種大融合的新都市文明，讓那些原本的、正在城市化過程中被淡忘的「傳統」和「情懷」都顯得更加彌足珍貴。

# 人手繪製巴士廣告成歷史

過來人



## 香江憶記

今天，我們要在車輛上做一個廣告，可能只花數小時就能夠完成，但在上世紀，要在車身上做廣告卻不容易的事，因為在那個年代，大部分廣告都要用人手繪畫，特別是在一輛雙層巴士上，做一個廣告，所需的時間和金錢就更長和更多。

因此之故，以往的巴士廣告並不普及，而且涉及的產品類型也比較狹窄，由於在上世紀本港對香煙的管制並不像今天那麼嚴格，所以很多香煙品牌都選擇利用巴士作為流動廣告載體，而有關產品一旦決定與巴士公司簽定協議之後，巴士公司就會騰出所需的巴士，一般最少要停駛一個星期，再視乎廣告的複雜性而作出延長；廣告公司在接收巴士之後，就會由熟練畫師根據客戶的要求，用漆油將廣告內容一筆一筆地繪畫在巴士車身上，每天只能繪畫一部分，有時出錯又要修改，所以一個巴士廣告的面世一點也不簡單，也正因如此，成功繪畫的巴士廣告使用期可能長達半年，甚至更長。

從以上的現象可以聯想到，當年巴士車身如果要翻新也殊不簡單，不講不知，原來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所有巴士車身內外都要以髹漆工序進行翻新，正由於這個緣故，昔日的巴士在重新髹漆上油之後，必須待油漆乾透才可讓車輛投入服務，而且車輛在翻新後，往往會留下一股濃烈的油漆氣味，乘客儘管明知會影響健康，但基於當時對油漆的揮發性物質沒有管制，所以乘客也只得默默承受。

細心的朋友可能會發現，昔日巴士車身上有很多鍋釘，這是將外壁鋁板固定於車身上的重要工序，雖然繁複，但礙於技術所限，暫時未有更佳之替代品，直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外國車廠發明了以強力膠合劑取代鍋釘，將鋁板整幅貼在車身的骨架上，不僅令工序大大簡化，也讓車身表面更光滑美觀，自此之後，新推出的巴士都全部採用這個新工序去進行裝嵌。

二十一世紀後，全球進入電腦年代，不但令車身裝嵌更加簡化和準確，而且也令車身噴塗變得更加多姿多彩，今日，車廠工程人員只需事前將欲繪製在車身的圖案和車身資料輸入電腦，再將產品置於大型的噴油房內，電腦化的噴槍就會自行根據電腦指示，將客戶所需圖案一絲不苟地噴在車身上，今日九巴的新一代紅色雙層巴士，就是採用這一套工序去噴塗車身，所以能夠更具創意。

當然，這種電腦噴塗技術代價會較為高昂，對於廣告商而言，如車身廣告使用時間不長的話，一般都會改用時下流行的膠膜裱貼技術，先將有關廣告打印在靜電膠膜上，再分區貼到車身，可能數小時就完成，更換時只需撕下換上新的就成，不僅簡單快捷，經濟美觀，也令巴士公司能夠更靈活調動車輛。



▲上世紀的巴士廣告都以人手繪畫而成 作者供圖



## 東西走廊

對北美藝術文化有過研究的朋友或許曾聽過這場顛覆傳統的狂歡盛宴——火人節（Burning Man，港譯：燃燒人節慶），每年八月底至九月的第一個星期一，美國內華達州的黑石沙漠（Black Rock Desert）深處會閃現一座「神秘城市」。它的壽命僅維持短短九天，卻會聚集超過七萬人口。當它消失的時刻來臨時，這座「神秘城市」便會伴隨着一場熊熊大火化為烏有，九天裏的一切都會如夢幻泡影一般隨風而逝。

內華達州的黑石沙漠常年寸草不生，風沙不斷。但每年夏季，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極客和嬉皮士，都聚集在這片乾涸的鹽湖地上，頂着炎炎烈日，共同創造一座僅僅存在九天的狂歡之城。

藝術是火人節的核心內容之一，如今它已成為藝術家、設計師、工程師、創客等人們大展拳腳的聚合點。在開闊天地間，根據每屆火人節不同的主題而創作搭建的藝術裝置作品，

# 虛幻如夢火人節

鍾林芝

屹立於沙漠之上別有一番景象。而火人節最獨特的地方在於九天後這些藝術作品，不管多麼精美昂貴，最後通通都會被付之一炬，化為灰燼。而這一瘋狂的習俗，最開始源於一段破裂的感情。一九八六年，剛剛離婚的Larry Harvey為了埋葬逝去的愛情，在三藩市海灘燒毀了一座八英寸高的木質人偶。他的行為很快遭到警員驅趕，之後他在內華達州上的黑石沙漠找到了一片空地作為基地，並取名為Burning Man。而讓人始料未及的是，這個充滿戲謔意味的儀式被不斷延續發展。現在，每年有超過七萬人聚集到這裏，他們在四十度的高溫下徹夜狂歡，用令人矚目的奇裝異服和天馬行空的藝術創作，釋放自我，追逐自由。

火人節並不是一項簡單的節日，它更像是一個臨時而生的社群。來到這裏的人們因共存的信仰而連結在一起。極端嚴酷的沙漠地區，白日為高溫和暴曬，夜裏氣溫卻可降至零下，強鹼性的灰塵腐蝕皮膚，還時刻可能迎來沙塵暴、龍捲風等極端自然現象。苛刻的生存環境

當然成了不易的挑戰，但並不妨礙藝術家和參與者們在這裏自由地投入，這裏擁有絕對的包容，與人之間的隔閡開始消融，而人的自我也逐漸在蒼茫的天地之間得到展開。

與金錢交易的物質世界不同，冰塊和咖啡是火人節「城市」中唯一被允許售賣的商品，其餘的一切需求都要通過分享或免費交換。這裏提倡自力更生和共同努力，資源要靠自己的雙手勞動得來。到了火人節的最後一天，燒毀神廟和木製人形雕像是每年火人節最重要的儀式環節，所有參與者可以將自己想要紀念的事物放入神廟內，最後圍在神廟周圍，靜靜看它燃盡。巨大的火焰和倒地的神廟最終崩解倒下，把現場氣氛推向高潮。

隔天清晨，當上萬人離開黑石城的時候，這裏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這裏的一切，要麼燒掉，要麼全部帶走，一片垃圾、一塊灰燼、一滴廢水都不留下。在這個荒漠之中，充滿了無限瘋狂的可能。你所目睹的，是比夢還要虛幻的現實。